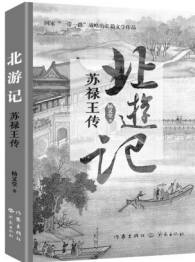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北游记：苏禄王传》

杨义堂



东王说：“凡是到大明去的人,那里的皇帝都会有重重的赏赐,我想,我们岛上的人,能去的都去,如果您能去,那就太好了!”

拉西辣说:“你就别拿我老瞎婆子开心了,我可去不了!我还想有人能留下来陪着我,不能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搁在这里吧?”

东王看了看毕碧卜,笑着说:“你不是很喜欢毕碧卜吗?她也很喜欢你,让她留下来陪你吧!”

拉西辣连连点头,说:“好,好,毕碧卜最会疼人了,让她留下来吧。”

毕碧卜连连摆手,说;“不,不行,母后,我也要去大明看一看那里的盛景,我父亲穆哈伊听说王爷要去大明的事情,也要跟着一起去大明做生意,还要我陪着他去呢!”

拉西辣不高兴了,说:“行,你们都走吧,就别管我老婆子的死活了!”

东王说:“那能不管您呢,首先把您安顿好,我才能走的放心!”

晚上,东王和正妃葛木宁在一起睡觉,东王推醒了葛木宁,说道:“今天,母后终于同意我去大明了,真是太好了!”

葛木宁温顺地说:“真为王爷您高兴,您去大明国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!”

东王却担心地说:“可是我们都走了,母后一个人留在这里,我真是放心不下啊!”

葛木宁说:“这个不要紧,我留下吧,我来照顾她老人家!”

东王说:“那可就辛苦你啦!”

葛木宁说:“这有什么辛苦的,正好我也不愿意坐船,一坐船就晕,我就留下来陪着母后吧。”

东王抱住她说:“你真是我的好妻子!”

第二天,东王和葛木宁一起来看母后,东王说:“母后,您不是害怕孤单吗?让葛木宁留下来陪着您吧,她不像毕碧卜那样,她愿意留下来陪着您、照顾您。”

拉西辣没有听清,她问道:“你说谁留下来陪我?”

葛木宁温顺地说:“母后,是我,我来照顾您。”

拉西辣大声说:“什么,是你?让你留下来陪我,不行,我不喜欢你,一听见你说话的声音,我就烦!”

她转向东王说:“让她走吧,跟着你一起走吧,一路上好照顾你,可别在我这里添堵了!”

(未完待续)

 宽宽的刘楼河,清波荡漾。这是微山湖沟通京杭大运河湖西航线和湖东航线的一条人工河道,河道北岸是密密匝匝的芦苇丛,而南岸是石砌的驳岸。一艘艘千吨级货轮组成的航运拖队破浪而行,刘楼河一下感觉狭窄了许多,东西方向分别相向行进的拖队几乎擦肩而过,平静的河面顿时波涛澎湃,浪花不时激荡到河岸上,石驳岸上水花飞溅。河道里单独行进的小船一会被推上浪涛顶端,一会又落入波谷。等长长的船队繁忙穿梭的间隙,浮桥横贯河面,我们从利民南庄台到达北庄台,面前的景致一下子撞入眼帘:一排排高高的瓦房整齐划一,一律红瓦白墙,无论主道还是支道上人流不息,恰如刘楼河的航船,不同的是每个人都面带微笑悠闲地行走,不像每一列拖队只有匆忙地昂首前进、破浪而行。

 住在整齐排房的都是利民村村民,北庄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楼河清淤时所筑,平阔的黄土地上房屋规

 大禹治水,分天下九州。兖州有济水经流。济源东流三百里。山阜峻秀,川泽广茂。始皇定宇内,设任城。城中高处曰,渔山。水漫全城,此处独安。“渔翁失舟至此叹,山阴樵夫穷作欢”。后五百年,山之阳,生古槐。

 贞观十五年,任城王嫁女吐蕃。敬德访李道宗经此,见蚁行如辙,出于槐根,勒马瞻之。以之俊伟为奇,谓:“当有神居”。

 后千年,漕运盛,京杭之间,舟行鱼贯。有公子王槐,身長九尺,绿袂飘然,行于江湖,经旬止于姑苏。泊枫桥而立于舟尾,眺高阜,熙熙攘攘,即循七里山塘至虎丘,乃吴地之虎丘庙会也。

 簇簇游人中,有林氏女子凝视生良久。林氏色貌倾国,王生觉,亦倾心。忽东南雷作,急雨倾盆。见林氏惊恐万状,生急脱衣做伞,顷刻,林氏如居华盖,荫及丈余。

 明日,王生过林宅。林翁惊生之

 四十年前,磻溪村杂乱无章。黄泥巴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。地上牛屎鸡粪到处都是,人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村外的磻溪河也很脏,村里人的素质低,吵嘴打斗闹不团结是常有的事。

 但是,今天的磻溪正在脱胎换骨,发生质变,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美哉,磻溪!

 磻溪,辖属后港镇,位于乐平市北边。村庄不大,只有200来户。600年前,王氏祖先从婺源迁入,看见此地好山好水,便定居下来。

 一条溪水如玉带,绕村流过。经过清理,现在水流缓缓,水质清澈。这条河流叫磻溪河,村庄的名字也由此而来,磻溪河是乐平市内唯一一条源头和终点都在本市境内的河流。

 走进该村,首先被两棵高大茂盛的樟树深深吸引。树龄有千年了,树冠大如巨伞,盛夏阳光如火。古老的樟树,像一位慈祥的老人,给路人洒下一片阴凉。

 路过学校,孩子们队列整齐,齐刷刷戴着红领巾,升国旗,唱队歌,这所学校教学质量在全镇排在前三。由于

高楼随笔

王伟

 整,排水设施完善,肥沃的土壤上树木品类众多,枝叶葳蕤、层次分明,尤其那秀美的合欢枝叶婆娑,玫红的花儿像云朵又像朝霞。车子沿着中心道路继续行进,在长长的主街尽头,道路向西北方向转了个弯,前方就是一望无际湖田交错的原野。

 湖田的道路蜿蜒曲折,两旁又深又宽的沟渠里秀水清波,新发的芦苇纤细而青翠,酷肖九寨沟那迷人的的芦苇海,青青的芦苇一半都没在缓缓的水流里,愈发的青葱秀美。而湖田地却是相对整齐的排列组合,这个季节通常是一亩麦地一亩荷塘,麦田与荷塘交错分布,荷塘里荷叶田田,几乎占据了所有水面,而麦田里的小麦已经成熟待收,沉甸甸的麦穗麦浪滚滚,阳光般的颜色与荷塘形成和谐的对

任城山阳古槐记

陈某人

 伟岸,对坐良久,观之涵养学问,愈爱之。问所从来,生言:“济州城南,山阳古俊,便是吾家。”

 又明日,暗与之言,欲招为婿。王生于虎丘惊林之貌,经日亦慕其才。思身无挂碍,欣然允之。

 生居姑苏三年,生一子王梁。梁周岁日,生白林氏言:“子尚幼,舟车危,吾将独北。”经年,王生不归。翁媪俱歿。林氏鬻宅于邻,携子北来。

 至济州城南,无识王槐者。或以其问槐,指城中高树。穷途疲弊。林氏负子憩于古槐树下。东去丈余,古根盘屈,若虬龙之状。忽有朱衣老者,拱手揖云:“请夫人公子回府。”林氏从之往,顷之,见朱门洞开。王槐哭对于室,曰:“自归济,考妣即逝,加之案牍之累,不得之南。”林悲,子亦

后港磻溪村

王美珍

 村民都受到良好教育,村里的风气大为改变。孝老爱亲,互帮互助蔚然成风。

 江南的很多村落是不缺水的。除了磻溪河流,村庄南边还有一汪水库——长山坞水库,像一面镜子,也像一颗明珠,闪闪发亮,映得村民心眼活泛。围绕磻溪河,该村正在打造“秀美乡村”建设,挖掘机,搬运机……工地上如火如荼,热火朝天。

 村东的一座矮矮的山坡,叫船形山。传说,乾隆皇帝下江南,龙船太多。乾隆返回帝宫,没有将船只全部带回。丢弃了一只,倒扣在这里。这山远远望去,就像一只倒扣的船。船形山脚下,二十来户人家为了配合秀美乡村建设,将会整体搬迁,这里的休闲公园已见雏形。林荫大道两旁,种上了合欢花。正值花期,合欢花淡雅粉红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向我这个陌生的客人点头示意。

 船形山脚下,在建人工湖。一只

 比,加上纵横沟渠里灵秀的芦苇,视野里不禁一片润泽。

 愈往前行进,道路愈加曲折,这曲折是顺着左边宽阔的河道的蜿蜒,随着地势渐渐低缓,河道的水也愈加丰富,河道里的水生植物也愈加丰富,不时有白鹭、红嘴鸥、野鸭等飞过,顺着鸟儿飞翔的方向,一排排伸向田野深处的桑葚林显得卓然不群又宛若天成,深绿的枝叶宛如一条条巨龙卧在起伏的原野上,让周边的原野层次更丰富,色彩更斑驳。

 终于走到桑葚林的尽头,一壁爬满藤蔓的篱笆墙把道路转了个大弯,顺着篱笆墙往东走,在蓼子花开满的湖滩前方,宏阔的湖面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面前,仿佛跟随雅鲁藏布江的奔流行走到大裂谷转角,猛然抬头看到南迦巴瓦峰的那一刻,美的窒息,但这片辽阔的水域就是这样震撼着心魂,这就是最原生态的微山湖,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人间仙境!

 怨对。王生事吏业,林氏善女红。寒窗十载后,王梁得功名。梁拜彭泽令。及之官,宴罢。槐拜林氏言:“维夫妻老矣,吾置园于姑苏,子先归,吾即往。携朱匣中资,有金五百。”

 凉风起,林氏即觉。卧古槐下,脚边唯多朱匣。开视,如前语。

 是年仲秋,古槐渐枯,春荣不复。有多闻者道:“古槐之神,归姑苏矣。”月下痴男女常会于槐下,结红幡年年。人谓山阳古槐为济州之月下老人也。

 民国中,北平王益芝,逆旅济城。目见古槐苍苍老矣。乱世自顾廉颇之志,书篆字四,“山阳古槐”,嵌之树窟。

 后初夏,风雷大作,急雨如柱。折古槐春枝。残枝复灭。寂寂无声,颓秃萧索。

 后新枝发于根侧,生机转翠,直穿旧枝,如长于襁褓中。古槐抱子,子今渐壮。惜犹瘦若陈某人身姿矣。

 水牛在水田里洗澡,白鹭一会儿飞近,一会儿又飞远了,白色的影子恍如月光下的梨花梦。几只野鸭子在草田里若隐若现,装点着田园风情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到了诗人笔下,鸭子也变得不俗了。城里人,被钢筋水泥逼仄着,来到田间地头,看见鸭子也是兴奋的。

 磻溪河两岸正在加紧施工,整平,砌砖,栽花,种树……按照设计的图纸,一步步将理想变成现实。村民的房子也在改造,一律白色的墙,黑色的瓦,黑白两色,古朴简洁。旧时农村的情景再现了出来,淡淡的乡愁涌上心头,白云悠悠,河水潺潺,在磻溪,我真真切切地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乡!

 四十年,沧海桑田,东风劲吹。“春风送暖入屠苏,旭日阳光耀画图”。是党的好政策,将农村大地唤醒,改旧换新。“扶贫路上,不落下一个人”。全面奔小康,你,我,所有人,手拉手,齐奋进。新时代的农村都在谱写振奋人心的小康圆梦之歌!磻溪,当然不甘落后。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美丽姿态,证明着她的雄起,她的骄傲,她的优势,她的腾飞!

